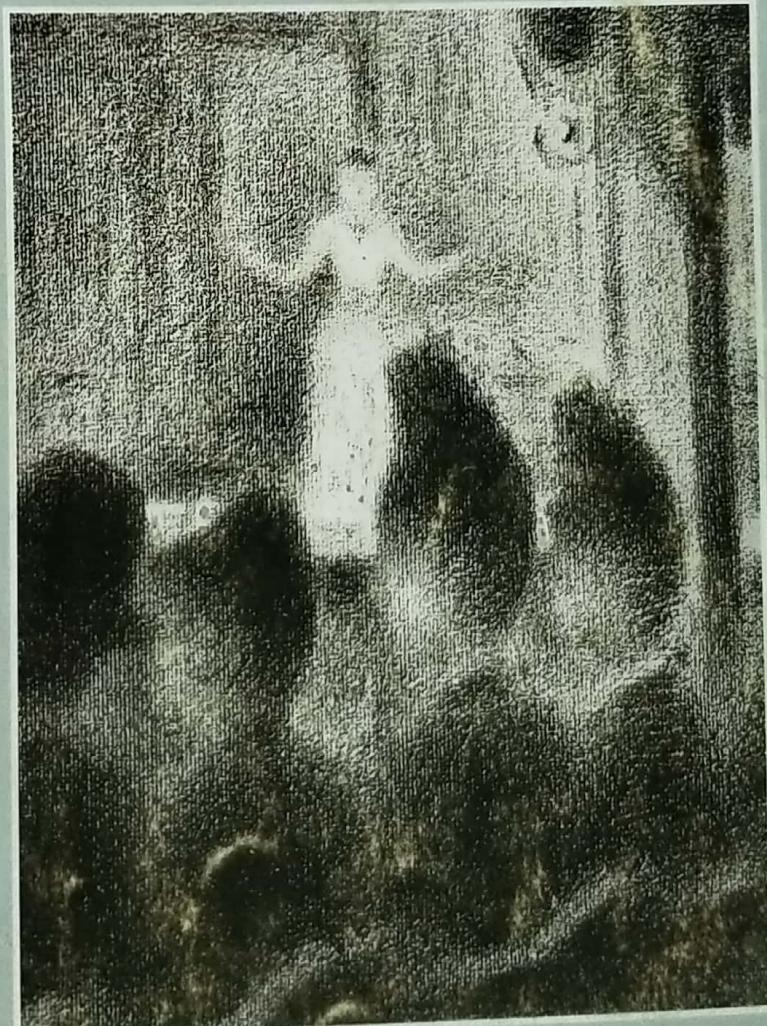


FLS

外国文学研究

全国中文（世界文学类）核心期刊

Number 3 · June 2004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中国 武汉

WUHAN CHINA



扫描全能王 创建

外国文学研究

目录

理论研究

萨义德与美国文化批评	赵一凡(1)
性别与欲望的后现代叙事 ——波利·扬—艾森卓性别理论研究.....	刘慧姝(10)
丑:现实的否定和人性的拯救 ——阿多诺美学思想片谈	罗显克(18)

詹姆斯·乔伊斯研究

乔伊斯:反思与超越.....	郭军(26)
《为芬尼根守灵》的诗歌特征	冯建明(36)
女性主义批评视野中的乔伊斯	袁德成(43)

美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论 19 世纪美国黑人女性书写的社会性和政治性.....	嵇敏(48)
托尼·莫里森的族裔文化语境.....	朱新福(54)
论索尔·贝娄长篇小说中隐喻的“父与子”主题.....	刘兮颖(61)
试析索尔·贝娄小说中的人文主义精神.....	戚咏梅(69)
《女勇士》:从花木兰的“报仇”到蔡琰的歌唱.....	杨春(74)

英美文学研究

雪莱和拜伦的审美先锋主义思想初探	张旭春(80)
走出“愤怒”的困扰 ——从情感的角度看伍尔夫的妇女写作观	吕洪灵(88)
亨利·詹姆斯《大使》的圆周文体效应.....	王玲(93)
夹缝中求生存:谈《月照不幸人》里的乔茜	沈建青(100)
《奇异的插曲》的男性视角评析.....	邹惠玲(106)



扫描全能王 创建

《为芬尼根守灵》的诗歌特征

冯建明·

内容提要:《为芬尼根守灵》具有如下诗歌特征:它的特殊拟声词蕴含深刻的象征意义,充满了诗歌韵律,并产生出动人的协奏曲效果;它的诗句引语转换技巧使得文本既达到讽刺目的,又起到对比作用,还保留了诗歌韵味;它的许多文字的意与象、情与景交融化合,构成了一幅幅充满诗情画意的语象图;在它的某些片断中,词语的排列产生出图画般的视觉效果,并为这些片断增添出现代诗歌色彩;它的书名融理性与诗性为一体,以戏谑手法暗示一种人类社会发展史观。《为芬尼根守灵》的诗歌特征是乔伊斯借诗歌形式表达出散文言所未尽之处所进行的新尝试。

关键词:《为芬尼根守灵》 拟声词 诗句转换 诗体散文 词语排列

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 – 1941)在 1906 年说过:“不是自夸,我认为我少有或没有要向英国小说家们学习的东西”(qtd. in Dowling 151)。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乔伊斯在英语小说创作道路上要打破陈腐的创作观念,独辟新径,致力于艺术的实验与创新的坚强决心。纵观他的传世之作《都柏林人》(*Dubliners*, 1914)、《青年艺术家的肖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1916)、《尤利西斯》(*Ulysses*, 1922)和《为芬尼根守灵》(*Finnegans Wake*, 1939),可以明显地感到,乔伊斯在叙事技巧方面为英语小说天地增添了一道又一道独特而美丽的景观。《为芬尼根守灵》中奇妙的诗歌特征就构成了这种独特而美丽的景观之一。乔伊斯对《为芬尼根守灵》的语言精心安排、重新组合,融诗歌、散文与小说为一体,体现出小说艺术手法的独创性、多样性和灵活性。目前,各国学者们对《为芬尼根守灵》进行分析和探讨时,大多只论及该作品个别词语或句子的仿诗效果,而没有对该作品的诗性特征进行系统地归纳和总结。由于《为芬尼根守灵》原文的艰深晦涩而至今没有出现汉译本,就使得针对该书诗歌特征的汉语文章更少见。本文拟就《为芬尼根守灵》奇妙的诗歌特征进行分析和总结,力图揭示其独特的艺术价值。

一、充满诗歌韵律和意象的特殊拟声词

《为芬尼根守灵》被称作“夜之书”(the book of the night)。有学者认为:“《为芬尼根守灵》是用一种夜间的梦语写的。……乔伊斯故意打破了我们对清楚易懂的‘白昼’语言的正常期待。他使用了一些多层次的、多种语言表达的双关语同时暗示意思的多层面”(Norris and Flint 148)。

只要对照一下被称作“雷词”(thunderword)^①的拟声词,会感觉以上的话说得很中肯。

* 冯建明,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河北师范大学讲师,主要从事英语小说研究、翻译和辞典编纂。



通常，一个词所含字母的数量不超过两位数字，而“雷词”所含字母的数量竟然是3位数字；词是语言结构中的基本单位，一个词在特定的上下文中一次性地象征或传达一个意思，而“雷词”是由不同语言的若干同义词的特殊组合体，一个“雷词”所含字母重复性地象征或传达一个意思。如，该书第3自然段中出现了下列拟声词：“bababadalgharaghtakamminaronnkonnbronntonnerronntuonnthunntrovarrhouwnskawntooohoordenenthurnuk！”（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②

这 100 个字母的拟声词模拟下列语言中表示“雷声”(thunder)的词：日语(kaminari)、印地语(karak)、德语(brontaō)、法语(tonnerre)、意大利语(tuono)、瑞典语(aska)、以色列语(tórnach)、葡萄牙语(trovão)、古罗马尼亚语(tun)、达荷美语(tordenen)。^⑤可见，这个“雷词”是由不同语言中表示雷声的拟声词的部分字母的合成体。从用于构成这个拟声词的语言来看，都柏林上空的一声雷鸣震惊了欧、亚、非三大洲，乔伊斯似乎是用一种虚拟和隐喻的形式表现雷声的穿透力。这种“雷词”堪称雷声协奏曲。组成该“雷词”的 100 个字母就像 100 个不同的音符，这些音符在不同的乐器的演奏下合成出独特的乐曲；这种“雷词”又恰似一首现代英语诗歌，它有着非传统的诗歌韵律，带给人一种特殊的、互为因果的视觉和听觉；这种“雷词”还酷似一幅画，它展现出一幅雷腾云奔的宏大画面。乔伊斯用这个拟声词消解了空间的巨大差异，把欧、亚、非三大洲的声音连接为一个整体；试图通过用拟声法创造一种各个民族的共同语言，并借此打破狭隘的民族心理界线，实现全人类永远和谐共处的理想。

在《为芬尼根守灵》中,这种类型的拟声词不仅有模拟“雷声”的,还有模拟其它声音的,它们纷纷展现出一幅幅壮丽的画面,产生出不同的诗歌效果。如,有模拟“鼓掌声”(clap)的词:“klikkaklakkaklaskaklopatzklatschabattacreppycrottygraddaghsemihammihounithappludd yappladdypkonpkot”(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44),该词模拟下列语言中表示“鼓掌声”的词^④:法语(claque)、德语(klatsch)、意大利语(battere)、俄语(khlopat)和爱尔兰语(greadadh)。也有模拟“咳嗽声”(cough)的词:“hussten-hasstencaffincoffintussemtossemdamandamnacosaghcusaghobixhatouxpeswchbechoscashl carcarcaract”(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414),该词模拟下列语言中表示“咳嗽声”、“关于咳嗽”和“关于一声咳嗽”的词^⑤:德语(Husten)、拉丁语(tussem)、爱尔兰语(na casachta)、意大利语(tosse)、威尔士语(peswch)、斯拉夫语(kasel)、法语(toux)、现代希腊语(bêx)和中世纪布列塔尼语(bêchos)。……

二、对著名诗句的转换

在诗歌创作中,诗人们常相互改写大家熟悉的诗句,以产生强烈的对比效果。乔伊斯在《为芬尼根守灵》中采用了引语转换法之后,使得文本既产生出对比作用,又创造出讽刺效果,还保留了诗歌韵味。下面举出一例,对著名诗人之间的引语转换和乔伊斯在小说中巧借诗句技巧作一个比较:英国16世纪诗人威廉·莎士比亚《十四行诗》(Sonnets)第17首第12行的一句话是“*And stretched meter of an antique song:*”(以及老歌中诗体的虚饰夸张:) (Shakespeare 1752)。这句诗被英国19世纪诗人约翰·济慈改写后作为其名篇“恩底弥昂”(“Endymion”, 1817)的题词:“*The stretched meter of an antique song*”(老歌中诗体的虚饰夸张)(Keats 771)。改写后的英文句子虽然省略掉原来的“And”和冒号“:”并增加了一个定冠词“The”,但改写后句子的结构、含义、语气并无大动。而在《为芬尼根守灵》中,乔伊斯则把



“恩底弥昂”中“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 ever:”(美的事物永远给人喜悦:)(Keats 772)换为小说的一句话：“A king off duty and a jaw for ever!”(一位永远没有责任和下巴的国王!)(162)这句话虽然在用词上也有诗意,但改写后的句子的结构、含义、语气都变了。

从上面的对比中可以看到：济慈改写莎士比亚的诗句是用典，而乔伊斯改写济慈的诗句是模仿性的转换；前者以诗写诗，后者仿诗叙事；前者用典诗味更浓，后者仿诗含讽刺；前者重在保留而求同，后者意在更新而求变。求同是模仿，求变是创新。乔伊斯化诗句为散文，开辟了融合诗歌与散文为一体的小说叙述模式。

再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Hamlet)第4幕第5场有两行奥费利娅(Ophelia)所唱的老歌谣中的台词：“By his cockle hat and staff, /And his sandal shoon.”(他的海贝帽在头，杖在手，/草鞋踏一双)(1172)。这两行诗剧台词在《尤利西斯》中变成：“My cockle hat and staff and hismy sandal shoon.”(我的海贝帽、手杖和属于他和我的草鞋)(Joyce, Ulysses 50)。“By his cockle hat”到了《为芬尼根守灵》中，则变成“by his cocklehat”(他头戴海贝帽)(41)。

《为芬尼根守灵》中还有不少词语直接转换自歌词，如在第2部分第3章的戏剧体裁中出现下列词组：“desprot slave”(绝望的奴隶)(354)。它引自皮德·基尼(Peadar Kearney)写的《士兵之歌》(The Soldier's Song, 1907)：“the despot or the slave”(暴君或奴隶)^⑥。

三、语言的诗体散文特征

诗体散文(poetic prose)指在节奏运用上、在语言的刻意求工上、在修辞手段上接近于诗体的散文。诗体散文一般用于短小的作品或长篇作品的简短段落中，以达到强化感情的效果。乔伊斯的许多作品中都出现了诗体散文，《为芬尼根守灵》也不例外。譬如，该书第1部分第7节有一段讲述河流的文字，语句像清澈的溪水蜿蜒流淌在读者的心田，又似优美的田园诗回荡在读者的耳畔：

slipping sly by Sallynoggin, as happy as the day is wet, babbling, bubbling, chattering to herself, deloothering the fields on their elbows leaning with a sloothing slide of her, giddgaddy, grannyma, gossipaceous Anna Livia.

He lifts the lifewand and the dumb speak.

—Quoiquoiquoiquoiquoiquoiquoiquo!

(偷偷地经莎莉诺金而下，美不滋儿地像在雨天儿似的，滴滴咕咕，唧唧哝哝，唠唠叨叨地自言自语，哗哗地拐过田野的急弯儿处，河面随汩汩的水流的转动而倾斜，这来弄风情，优游逍遥的老奶奶，喋喋不休的安娜·利维娅。

一旦他举起生命魔杖，哑巴也讲话。

——哈哈哈哈哈！) (195)

以上文字中的意与象、情与景交融化合，构成了一幅诗情画意般的动态流水语象图。乔伊斯的安娜·利维娅就是陪伴他长大，蜿蜒流过都柏林的利菲河(River Liffey)。客居在巴黎的乔伊斯借助诗体散文形式，以细腻的笔触抒发了对英吉利海峡彼岸的故乡的一份强烈的怀念之情。

这个段落具备诗歌的如下特点：语言凝练、感情浓重、想象丰富、注重意境、富于乐感；它们



含有多种常见的诗歌技巧,如:头韵出现在“slipping sly…Sallynoggin”、“babbling, bubbling,”、“sloothering…slide”和“giddy – gaddy, grannyma, gossipaceous”之中;押韵出现在“sly by”、“babbling, bubbling, chattering”、“deloothering…leaning…sloothering”和“giddy – gaddy”之中;拟声出现在“slipping”、“babbling, bubbling, chattering”、“deloothering”、“sloothering”、“giddgaddy”和“Quoiquoiquoiquoiquoiquoiquoq”之中;明喻出现在“as happy as the day is wet”之中;拟人出现在“sly”、“happy”、“babbling, bubbling, chattering”、“on their elbows”和“giddy – gaddy, grannyma, gossipaceous Anna Livia”之中;隐喻出现在“giddy – gaddy, grannyma, gossipaceous Anna Livia”之中。在这里,“Quoiquoiquoiquoiquoiquoiquoq”与“雷词”不同,它由7个法语单词“quoi”(啥)加一个字母“q”组合而成,用来模仿水面鸭子的叫声。

四、词语排列形式的仿诗特征

一方面,小说《为芬尼根守灵》的叙事语言在许多地方都贴近传统诗歌的风格,另一方面,在该小说的某些片断中,词语的排列则产生出图画般的视觉效果,从而为这些片断增添了一层近现代主义诗歌色彩。这说明:乔伊斯依据小说不同内容,不受散文结构的束缚,在排列方式上赋予小说词语以极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因为词语的排列方式发生了变化,句子的视觉效果就会不同,从而使得这些句子在表达字面含义的同时,多出一层因视觉效果不同而产生的另一层含义。词语排列的图画般的视觉效果构成了《为芬尼根守灵》叙述笔法的多元性的一个方面,它有利于产生散文难以产生的直观性效果。譬如,在第1部分第8节,紧随着水面鸭子的一阵“啥啥啥啥啥啥!”的欢快的叫声,出现了一种模拟几何图形的词语排列方式:

O
tell me all about
Anna Livia!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Anna Livia. Well, you know Anna Livia Yes, of course, we all know Anna Livia.
Tell me all. Tell me now. You'll die when you hear...
(噢
给我说说一切关于
安娜·利维娅的事儿!我想听听一切
关于安娜·利维娅的事儿。喔,你知道安娜·利维娅?嗯,当然,我们都知道安娜·利维娅。
给我说说一切。现在就给我说说。当你听后,你会死。……) (196)

这是两个洗衣妇在位于都柏林郊区钱伯利佐德(Chapelizod)利菲河畔的饶舌语。这是一个古老的地区,它与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爱情故事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 1813–1883)谱曲的歌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Tristan und Isolde*)而广为人知。乔伊斯为了描述这承载着诗一般传说的地方,把头三行文字排成一个三角形,以模拟三角洲的形状,使得文字排列方式与河岸一角相对应,如同一个水边插曲,从而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像这样用三角形直观地模拟三角洲的技巧不仅在乔伊斯前几部作品中没有出现,就是在整个英语小说创作中也是罕见的。乔伊斯这种以句子排列方式直观表达意念的创作方式



可以在美国现代派诗人爱德华·卡明斯(Edward Cummings, 1894 – 1962)的众多诗作中看到影子。这说明乔伊斯小说的诗歌特征不仅对英语小说创作具有影响,也对 20 世纪的现代派诗歌创作具有影响。这充分显示出文学创新中的相互借鉴和影响。

在《为芬尼根守灵》中,还有一种词语的排列虽然充满着诗意,却无法直观表述出来。这就是该书的整体叙事结构。该书以首句的后半部分起句:“riverrun, past Eve and Adam's, from swerve of shore to bend of bay, brings us by a commodius vicus of recirculation back to Howth Castle and Environs.”(河在流,流经夏娃和亚当教堂,拐个弯儿汇入弯曲的海湾,途经一座终而复始的宽阔的村落把我们带回到霍斯城堡和都柏林郊区)(3)。以首句的前半部分结尾:“A way a lone a last a loved a long the”(一条道一条孤独的最终的人人爱的漫长的)(628)。若把二者合成,就得到一个完整的句子:“一条道一条孤独的最终的人人爱的漫长的河在流,流经夏娃和亚当教堂,拐个弯儿汇入弯曲的海湾,途经一座终而复始的宽阔的村落把我们带回到霍斯城堡和都柏林郊区。”

因为该书是从一句话的后半部分开笔,所以它没有真正的开始;因为该书是以一句话的前半部分收笔,所以它没有真正的结尾;该书的结尾在一句话的中间部分。这样看来,《为芬尼根守灵》无始无终。乔伊斯自创了一个象征方式:《为芬尼根守灵》的内部结构呈环形。乔伊斯的整体叙事结构颇具诗歌的“言有尽而意无穷”审美意境。该书开局所说的河就是发源于都柏林山脉(Dublin Mountains)的利菲河。利菲河也叫安娜·利菲(Anna Liffey),源于爱尔兰语阿姆哈因(Amhain),即河流之意。男主角的妻子安娜·利维娅·普鲁若贝拉(Anna Livia Plurabelle)的名字就是依据它而起的。它穿都柏林而过,汇入半拥着该城的都柏林海湾(Dublin Bay)。在这里,河水融入大海,失去本身,就是一种死亡;当河水蒸发,进入天空,化作白云,就是复活;当云朵凝结成无数雨点,洒落到都柏林山脉的索尔盖普(Sallgap),并再次形成沿着山麓快乐而下的河流,便完成了循环。这种变化终而复始,回旋不已。

再有,在原文中的用词模仿了诗歌语言形式,又含有常用的头韵、象征、引用典故等诗歌表达技巧,如:“riverrun”模仿了诗歌语言的形式;“riverrun”前有四个小写字母“a”。分别被这四个“a”修饰的四个修饰词“lone”,“last”,“loved”和“long”都以字母“l”开头而构成颇具诗韵的头韵;“riverrun”就是“river run”;把“river”和“run”连写,既象征河水流动不已,又象征人类历史长河永远奔流不断;“Eve and Adam's”是“Adam & Eve's”的逆写方式,它指“Adam & Eve's Church”(McHugh 3),即位于利菲河畔的亚当和夏娃教堂,把“Adams and Eve”的顺序颠倒暗示着历史循环。乔伊斯借用《圣经》典故,把利菲河的一部分与人类历史的开端联系了起来,表达了人类社会历史循环观,即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科(Glambattista Vico, 1668 – 1744)的社会发展和衰落循环理论。乔伊斯在《为芬尼根守灵》中写到:“... The Vico road goes round and round to meet where terms begin. Still unappealed to by the cycles and unappalled by the recoursers we feel all serene, never you fret, as regards our duryful cask.”(.....维科之路循环不断,终点便是起点。至于我们义务重大的职责,无论对此循环感兴趣也罢,还是对循环道路的行者淡然视之,我们都宁静地相对,你不必烦恼)(452)。

五、以诗歌题目为书名

在乔伊斯的小说中,只有《为芬尼根守灵》的书名源于民谣。该民谣就是“Finnegan's Wake”,它以诗词谱曲而成,也译作“为芬尼根守灵”。虽然 *Finnegans Wake* 和 *Finnegan's Wake*,它们在拼写上略有不同,但都是指同一件事。



“Wake”汉语译文相同,但他们在英文的形式上存在着细微差别,从而意义也出现差异。乔伊斯去掉民谣标题的所有格符号后,单数的“Finnegan”就成了复数的“Finnegans”,从而使得一位名为芬尼根的人转化成多位名为芬尼根的人,单人的事情就转化成多人的事情,特殊性就演变成普遍性。正如“诗言志”、“诗缘情”一样,取自于歌名的书名一定寄托着作者个人的情志,表达着作者的主观哲理。小说《为芬尼根守灵》的题目是理性与诗性的统一体。

民谣“为芬尼根守灵”共有6节。^⑦其中,第2节由四行诗词组成,用于合唱,而其它5节则由8行诗词组成,原文的韵律为“abab cdcd”。它以轻快的笔调讲述了大家在为砖瓦工蒂姆·芬尼根(Tim Finnegan)守灵时所发生的趣事儿:一天上午,蒂姆因为酩酊大醉,使得大脑昏沉、身子晃悠。结果,他不小心从梯子上跌下来,摔裂了头盖骨。大伙以为他被摔死,便把他抬回家,根据当地风俗为他举行丧礼前的守灵仪式。爱尔兰的守灵仪式包括安排守灵的人的吃、喝、守夜。接下来,芬尼根夫人招呼大家吃午餐。众人一边吃饭,一边抽烟,喝着威士忌。期间,一个叫巴迪·奥布赖恩(Biddy O'Brien)的女人和另一个叫帕迪·麦吉(Paddy McGee)的女人发生了斗嘴,继而引发出女人对女人、男人对男人之间的群体斗殴。在一片混乱的拳脚撞击声中,一些威士忌酒溅洒到蒂姆身上。这一下,引出故事的高潮性结尾。天哪! 蒂姆复活了! 他一边从床上爬起来,一边嚷嚷:“活见鬼! 你们认为我死了?”

在爱尔兰,威士忌被称作“生命之水”(uisce beatha)。蒂姆之所以复活,是由于他被赐予了“生命之水”。在乔伊斯看来,人类经历了堕落、昏睡、死亡、复活的历史。这段历史包含着喜剧与悲剧。同样的人会带着不同面具重现:小说《为芬尼根守灵》的男主角HCE对应蒂姆,蒂姆对应基督教徒所信仰的人类始祖亚当(ādhām),亚当对应人类,人类对应犹太人的王基督(Christos),基督对应爱尔兰的无冕之王帕内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 1846—1891)……同样的事也会以不同方式重现:蒂姆从高高的梯子上跌落地面上对应亚当失去伊甸园(Ēden)而落入尘世,基督殉难对应帕内尔政治生涯的毁灭……在民谣“为芬尼根守灵”中,蒂姆体验了从生到死又获新生的经历,他的这次经历恰恰是一个循环过程。乔伊斯借此民谣,以戏谑手法暗示了一种人类社会历史观: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断“再生”过程,即“产生”与“灭亡”两者之间的循环过程。这种观念与作品的整体结构所蕴含的哲理一致。而为了强调这种历史观,强调该小说与该歌谣的对应关系,乔伊斯让蒂姆的闹剧以不同表达方式贯穿整部书中。在小说第1部分的第1章,建筑工蒂姆·芬尼根在修筑一座塔时,从梯子上摔了下来。紧接着一阵民谣,芬尼根在朋友和亲戚面前复活。这则故事是民谣“为芬尼根守灵”翻版,点出该小说与该民谣的对应关系。到了全书的最后一部分,歌谣“为芬尼根守灵”的英文题目“Finnegan's Wake”原原本本地出现在诙谐的话语中,使得全书前后呼应。小说《为芬尼根守灵》叙述道:“It is their segnall for old Champelysied to seek the shades of his retirement and for young Chappielassies to tear a round and tease their partners lovesoftfun at Finnegan's Wake.”(这是他们的福气。对于老人,他可以在香榭丽舍田园大街寻找过退休日子的幽静场所;而对于年轻人,他们可以在香榭丽舍田园大街过过东游西荡的生活,并且给伙伴们讲讲“为芬尼根守灵”歌中很有趣的事儿。)(607)

小说是一种艺术或技巧,它通过文字表现人类生活。奔波在异国他乡的乔伊斯敏锐地感觉到,在世界大战阴云笼罩下的欧洲一切在变:时代在变,国家的疆域在变,传统的道德观在变,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变,以叙述为主,从不同角度反映社会生活的小



说也要变,需要用新的艺术手法具体表现人物在新环境中的相互关系、行为、事件和相应主观感受。《为芬尼根守灵》的诗歌特征既是这种瞬息万变的大千世界中必然的艺术产物也是乔伊斯选择生活体验的一种新方式,同时也从诗歌的角度证明了乔伊斯曾向朋友解释的创作方法:“把夜晚当作写作题材时,我实在不能,我认为我不能,按照词和词之间通常的逻辑关系应用词。如果按照通常的逻辑关系应用词,它们并不表达夜间的、不同阶段中的事物在有意识的、接着是半意识的、接着是无意识的状态下是怎样的”(qtd. in MacCabe 30)。在小说《为芬尼根守灵》中,乔伊斯使用充满诗歌韵律和意象的特殊拟声词、对著名诗句的替换、语言的诗体散文特征、词语排列形式的仿诗特征和以诗歌题目为书名等表现手法,展现了他对人生的一种解释,创造了他对生活的一种评判趣味,张扬了他的先锋派艺术个性。乔伊斯借助诗歌形式表达出散文言所未尽之处,使散文和诗歌得以互见。《为芬尼根守灵》的诗歌特征构成了乔伊斯笔法扩张性和多元性的重要方面,显示了他从模仿性地描绘生活转向语言实验和技巧更新的新尝试,说明了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的新奇性、多样性、灵活性和复杂性,也向人们展现了英语小说艺术的无穷魅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

注解【Notes】

- ① 参见 Jorn Barger, "The Hundredletter Thunderwords of Finnegans Wake." Feb. 2000. 2 Feb. 2004 <<http://www.robotwisdom.com/jaj/fwake/thunder.html>>
- ② 所引作品为 James Joyce, *Finnegans Wak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9). 本文中文译文为自译。部分译文参见:李维屏:《乔伊斯的美学思想和小说艺术》(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戴维·道斯·卡尔·弗林特:《乔伊斯》,周柳宁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以后仅在文中标明页码。
- ③④⑤ 参见 McHugh 3,44,414.
- ⑥ 参见 THE IRISH NATIONAL ANTHEM. <<http://www.iol.ie/dluby/anthem.htm>>
- ⑦ 参见 *Finnegan's Wake*. <<http://www.kirbymountain.com/rosenlake/fw/FWsong.html>>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Dowling, David, ed. *Novelists on Novelists*.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Inc., 1983.
 Joyce, James. *Finnegans Wak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9.
 -----. *Ulyss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
 Keats, John. "Endymion: A Poetical Romance."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 2, Ed. M. H. Abram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3. 771 - 75.
 MacCabe, Colin, ed. *James Joyce: New Perspectives*.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82.
 McHugh, Roland. *Annotations to Finnegans Wake*.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Norris, David and Carl Flint. *Joyce for Beginner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Shakespeare, William. *The Tragedy of Hamlet, Prince of Denmark* The Riverside Shakespeare. Ed. G. Blakemore Evan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4.

责任编辑:杜

